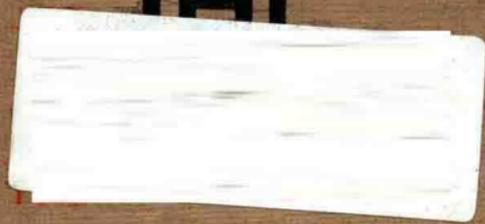


何事與我相向



上海廣學會出版

何事與我相宜

(一) 職業(蒙召)之意義

畢雅德

我們若是查英漢字典，我們就知道 Vocation 有兩個意思，頭一個是職業，或是行業，第二個是神命，或者蒙召。我們要把那兩個意思，和在一起，因為我們若是要作忠心的基督徒，我們不能忘記我們的才智，我們的光陰都是從天主來的。為的是叫我們能够順從天主的旨意，所以我們選擇我們的職業的時候，我們應當先知道天主為我們有怎麼樣的安排，這個題目學生是最要緊的。天主為各人的生活，有一個盼望，一個安排。但他召我的時候，聽不聽是在乎我本人，聽見了，我順從不順從，也是在乎我願意不願意。

學生在學校的時候，都依靠別人，或是父母，或是親戚朋友，或是他們受教會的

幫助，這是普通的一個理，無論男女都是一樣。學生在學校的時候受教育，是爲預備他們畢業以後，能够在社會裏頭作忠心的國民。他們在學校的時候，就依靠別人，到畢業後，必須要自己獨立爲自己想法子。

我應當作甚麼事？這個問題，學生多得自己拿主意，有的不是那麼樣，有的是繼續家長的事業和職分，有的是由朋友託人情，給他們找一個事情，他們沒有法子推卻，因爲這個原故，有好些人一輩子勉強去作他不甚喜歡的事情，他們覺得若作別樣的事情，或者能够勝任愉快，可是沒有法子。這個樣子，真是可憐。有的是經過許多的困難，纔能够得着相當的位置。有的因此一輩子失望，得不着甚麼快樂，所以他們的事情，不但作不好，也不能進步。

這幾篇論文，是爲有自由的學生預備的，特意爲基督徒的學生。我爲我將來的生活，須得自己拿定主意，所以應當預先常常斟酌這個問題，跟我的朋友討論。不要等

到我快要畢業，就盼望有個機會去謀生活。我爲我將來的生活，應當有一定的宗旨。我應當選擇甚麼職業，願意作甚麼，對於我的天性甚麼是合宜的。不要多掙錢作財主，也不願意得着甚麼權柄，轄制別人，我必盡力去作我所能作的。在一方面，爲我的救主作見證，在一方面，努力愛國，盡我的本分，服務社會。我信天主，我信天主爲這個世界有個一定的計劃，爲的是人人都能够到了完全的地步，我信天主就是要用我們人類，成就他的計劃，我信天主要用我們各人，我信天主要用我，我信天主有一定的事情，他要派我去作，若是不去作，他的計劃就被遲誤了，天主也必是失了他的希望，主耶穌傳道的時候，他說了一個比喻，那比喻裏頭有這一句話：

「我兒，你今天到葡萄園裏去作工。」

這一句話對於各國的青年，是很有關係的，我們若是看世界的新聞，都知道在各國有頂大的弊病，沒有一個國家，可稱爲模範的，雖然這幾年來，有很不少的有益處

的新發明，雖然在文明上，在科學上，有很大的進步，可是天主的計劃，還沒有成就。

前一千九百多年，主耶穌來到我們的世界，發起天主的計劃，在那個時候，猶太人不肯聽從他，他設立了他的教會，爲的是各國能够聽他的福音，現在雖然他的福音傳揚到各國，世界上的人，仍然藐視主的福音，因爲他們不肯除掉私心，丟棄惡習，所以天主救人的計劃，還沒有成就，並不是因爲他的計劃，有甚麼欠缺，是因爲人不肯犧牲。所以世界的景況，現在仍然是那個樣子，天主召我們各人實行我們的信仰，他更是召這一個時代的青年人，擔負他的責任，在他們個人的小範圍裏改良，我們若是想到國家，我們覺得很難過，國外有大危險，國內更有可怕的病狀，領袖彼此不信任，不肯除掉他們的私心，去維護國家，礦產未開，交通不便，在好些地方，土匪隨便鬧，也沒人管，當兵的吃人家東西，講到保護國民的樣子一點也沒有。在天主救人

更改世界的計劃裏，中國佔有一個很要緊的地位，有大責任，別的國不能擔任的，現在天主召中國，他在這個時候，要託現在的學生，預備作將來的領袖，天主要用當代的青年人，要訓練他們，爲的是拯救國家，讓國家離開現在的景況，天主所要的，是各省各界健壯可靠的忠心的僕人，爲的是領導中國到主面前，能够屬於天國，那纔是實在的愛國運動。

天主所賜給我的生命，我要怎麼用他呢？我怎麼能够知道天主派我要作的事情是甚麼呢？最要緊的就是爲這個事情常常祈禱。

願主爲我選定我的職業。

我禱告的時候，我得主引領我的思想，把他的目的，種在我的心裏，也求主使我能明白召我作的是甚麼，也求他賜給我能力，及勇敢的心，直到末了，我怎麼能够覺得蒙主召我呢？我不要想我與天主來往，只有一個方法。我們看聖經，舊約，或是

新約，裏頭雖然有人親自聽見主的吩咐，但大多數順從主的旨意者也沒有經過甚麼奧妙的事情。亞伯拉罕、摩西、以賽亞信他們實實在在的聽見主跟他們說話，但在舊約裏，有名望的人，大多數不提他自己特別遇見主的事情。雖然那樣，他們確實地覺得天主召他們爲主作工。在新約裏頭，主耶穌基督升了天，聖靈降臨以後，聖保羅所看見的異像，所聽見的聲音，是很特別，雖然他親自聽見聲音，看見光，但並不是使徒以外只有他一個人受了主的命令，順從主的旨意。教會的歷史上所記載的聖者們也是一樣。有時候經過奧妙的事情，叫他們爲主作工，但這樣的人數是很少，在法國我們知道，有一位很清潔的女子，Jeanne D'Arc 她看見異像，也聽見天使對她說話，她也聽從了，把她的國脫離了仇敵的攻擊。法國的歷史，所提的她是特別，但是古今法國裏熱心愛國的人，也是不少。

我們與天主來往，不只是一個方法，他要用甚麼法子跟我們說話，我怎麼能够聽

見他那個聲音，我相信若是我用信心禱告，我就知道主的旨意，叫我作甚麼，那就是蒙召。所以我應當謙卑，毫不遲疑的聽從，我不要再想天主得用甚麼特別的法子，叫我明白他爲我有什麼樣的工作，大概是在平常的事情上，他要叫我受感動。但是我準知道，他召我的時候，他的召法，必是很清楚，或者我聽講，或者看甚麼書，或者在街上遇見的事，引起我的興趣，或者得了朋友的教訓，這些事情雖然都是平常的，也是天主間接召人的方法。

我們的禱告，就是跟天父彼此說話，比方我們要聽無線電，須得有個收音機，那個收音機，有個管波長的輪盤，輪盤上刻着度數。我們要聽甚麼地方，將那個輪盤轉到甚麼度數，比方上海有一個度數，印度有別的度數，美國等等也有一定的度數，我們若是對的不很準，就聽到兩三個地方的聲音，都是亂七八糟的，甚麼都聽不清楚。我們的禱告，也是如此，若是不集中我們的思想，就聽不見天父的話。

我們作天主的僕人，不但是在教會裏，就是在教會以外，也有他的工作。雖然沒有比教會職務更高的事業，但是天主還要用人在社會各界裏，爲的是慢慢的掃除社會中所有的弊病。到那個時候就不必另外有什麼教會，因爲社會變成完全。天國來了，主的計劃爲這個世界，也得成就了。

我們若是曉得天主有這樣用人的法子，爲的是要成功他的計劃，我們一定知道，他不要命我們各人作一樣的事情，但是都在一處，從各方面合而爲一，作主的工夫。

我們看我們所認識的人，勉力盡他們的本分，就叫我們效法他們的榜樣。我們看別人不用心，或者用錯了他們的能力，那就激發我們應當補上他們所不足的地方。這個事情，到底也是天主召我們，用我們的力量使社會進步。

我們服從不服從主的命令，就在乎我們個人，主不勉強我們，譬如主的軍隊，不是採取徵兵制，我若是等着主勉強我，恐怕我就聽不見主的聲音。

爲幫助當代的學生，用心想一想他們將來的生活，我們就預備了這幾篇簡單的論文，盼望讀我們論文的都能用心祈禱，求主指示他們，讓他們認識主的召法，我們不但那樣盼望，我們也自己禱告主，求主用這本小書教人，使人聽清楚主的聲音，一認識就能服從，也求主堅固當代學生的志向，使他們好像以賽亞說：「我在這裏，請差遣我。」又好像聖保羅說：「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像。」

(二) 牧師的事工

陝西主教沈子高著

四五年前我和幾位教會青年談天，後來談到教會的前途，他們的態度頗不一致。綜合起來，似乎有三種意見。李君以爲教會是古時遺傳的一種組織，對於實際的人生並不十分切合。這組織的有無並不影響信徒的生活。什麼禮拜，佈道，教會年曆，教會職司，皆可廢除。因爲主耶穌是打破一切形式的偶像，反對祭司和文士的。他教訓人們只要以靈性和誠實拜神，只要敬天愛人，服務犧牲，閒來看看聖經，默禱一下就够了。苟能如此就盡了信徒的職任。王君以爲教會存在雖然無益處，但亦無害處。有人偏要去做禮拜，這是他的自由，我不可禁止他。人又是社會的動物，所以組織是不可少的。教會的組織雖不完善，至少可以當他一件古董看。我們不必仿效蘇俄的惡作劇以禮拜堂爲博物院。然而我們婚喪喜慶總得用些禮儀以壯觀瞻，亦得請些牧師傳道

者來湊熱鬧。我得志之時固自不需教會，我灰心悲傷病痛失意之時有教會到底是好些！天堂和來世，祈禱和唱詩給我不少安慰！張君看教會是社會中不可少的一種組織。我們提倡智育體育羣育的組織已經不少，提倡德育的組織並不多。教會是其中最著的。他的貢獻就是做社會國家的先知先覺。是世界人類的良知良能。主耶穌比喻中的光，鹽，麵酵，葡萄園，山上的城都是指着教會的功效而言。

我不消說上列意見中之第三種是最正當的。但我們怎樣去推進此種天國事業，怎樣去維持教會的組織？廣義說來，任何順從上帝旨意的事業，任何有益人羣的工作皆是促成天國和事奉上帝。主耶穌降世就祝聖了一切正當工作和職司。基督教沒有聖時聖地聖人，任何時地可以朝覲主，任何人可為祭司。這本不錯，然而推到極點，若使全體信徒都抱此觀念，則誰復來注意牧師的事工？教會的組織必致消滅。猶諸為國家執行民意，維持國外威信，保全國內平安是任何國民的天職。然而實際上必須有政府

官吏以及常備軍警來辦理一切的國事。教會若要培養信徒之靈性，維持信仰的純正，拓展天國的疆土，攻破社會的罪惡，必須有專職的人去宣傳福音，研究神學，教育教友，領導信徒。

然而立志去作狹義的佈道事業是不容易的。對此事業教會內外有種種的不諒解和誤會。一則事工如此神聖，責任如此重大，誰配做上帝的先知？誰配施行主耶穌的聖事？誰敢奉上帝的名而規勸同道？誰配代表全體同道入上帝的至聖所？退一步想，古今教會中的先進名牧，他們的人格崇高，學問淵博，我如何可以步武他們的後塵？我有一位親戚曾說「好牧師我做不到，壞牧師我不願幹，所以還是當一個小教友！」我以為若使一個人真覺得不配，那亦許是上帝要用他的一種表徵。一個人覺得相配而立志入神學，覺得精明強幹够做教會的牧師者，我倒要懷疑他的資格了。摩西蒙召之時如何謙遜固辭，雖然自小立志解放民族，等到救國的機會來，反而覺得事工太神聖艱鉅

，靈性和技能上的資格太淺薄，然而上帝終究用他成了大事。

再則，有些青年以爲他們是新時代的人物。既是國家的主人翁，一舉一動影響於社會者甚多。所以必須選擇一種舉足輕重之事業。教會中沒有他們用武之地。教會在地方上既無聲望，又常遭攻擊。俗語說，「樹倒猢猻散」，我何必爬上一棵將傾之樹？教會中的教友老弱者，貧寒者，無智識者居多。做禮拜時或許有幾十百把人，可是「同床各夢」做禮拜之目的各各不同，即使我們能將他們團結起來，他們亦無能爲，不足爲我所馳驅。教會中的牧師努力工作者亦不多見，對於前途抱樂觀者亦稀少。不是厭倦無聊枯守禮拜堂，便是忙碌於無關基督使命之事。高興則開一個佈道大會，或者辯論些「耶穌再來」，「千禧年前後」，「某報言論是否基督派」，「某牧師是否屬靈」……諸問題。不高興則退回家鄉幫師母煮飯抱孩子，或者忙寫請求栽培換職業的信札。活潑有血性的青年加入這種牧師團體，豈非自殺？我的答覆是我萬分承認教會不

是理想的，牧師亦非聖人。可是祇要上帝覺得伯利恆的馬廐，加利利的漁舟，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，加路山上的木架有他使用之地，我不患在中國的同胞中無用武之地。

三則有些人看教會的牧師是一個美缺。名義上是犧牲服務忙不開交，實際上祇要領一個禮拜，念幾篇禱文，教友家中閒闖片刻，上峯牧師面前殷勤一番，領了薪水之外教會還供給住屋，房租，或車資。這種名利雙全的事，何樂而不為？在現今經濟恐慌之潮中，那裏找得到一個穩妥事吃安逸飯呢？曾記得牧師和買辦是同在打倒之列。想必牧師是教會的買辦，必有一筆不可思議的進項。南方一位老教友曾發熱心應許將他的長子貢獻給上帝。他是如此宣佈的「我家老二，從小伶俐，我要他進商科大學，將來跟他的叔叔在銀行辦事。我家老三喜歡學醫道，等他北京協和醫大畢業後，我將讓他出洋求深造。我家老大，生來老實，見人說不出話來。天資本不笨，可惜小時害

過一場重病，所以體氣虛弱，記憶力不佳。今年中學大約可以卒業，他亦不想進大學了，我想 求劉會長讓他入神學。他將來在教會服務必是樂天知命，安分守己的！」

現代青年對於牧職的誤會，大概亦有起於一般教友的輕視牧職，不懂牧師的任務是什麼。洋和尙是他們不幹的，吃閒飯亦是不甘的。他們願入虎穴去探險，願入貧民窟去嘗民間的滋味，願踏進農村去爲農工服務。若使教友希望牧師不過是領一個祈禱會，或者看牧職是一件穩健的紳士式的勾當，不怪有志青年視此爲畏途！

除了三種誤會之外，尙有其他阻礙令人不能決志者。聖經豈不記載先知聖徒的蒙召麼？我未蒙召，我不能貿然自薦。此是由於錯認蒙召之範圍以及性質。上帝的聲音我們不可限制於光怪離奇之環境中。果然有人曾聽見主的聲音，看見主的異象。然而上帝的啓示未必每人同樣的。作詩篇的人從宇宙滄海大自然中見主的踪跡。主耶穌在一對麻雀中看見上帝無限的慈愛。聖保羅在夢中看見馬其頓人之招手，主耶穌在麥浪

中看見天國的收穫。哥尼流從異象中得指示到約帕去見彼得。有幾個希利尼人從求真求知的心切而投奔腓力，要見耶穌。馬丁路得在森林避暴雨時許身事主。創立耶穌會的勞郁勤，在病床上立志棄甲宣教。以賽亞在聖殿中聽見呼召，在烏西亞王崩的時候看見上帝的尊榮。聖肋濟在破禮拜堂中聽見主的聲音。所以上帝召我們的方式不一，或用平常的方法，或用非常的方法。或用我們的知識理智，或用我們的情感理想。或用我們的環境，或用我們師長的口。再者摩西遇見焚燒的小樹只一次，聖保羅在大馬色道上的經驗亦只一次。主耶穌聽見他是愛子的話祇有兩次，熱心佈道的士提反到臨終時纔看見主在上帝之右。總之，要緊的不是召命的方式，乃是我們願否服從的心地。若使我們專求異象式的召命，不免受主的責備了。參讀聖馬太十二章三十九節。

提起衣食住問題的實際生活，牧師的經濟狀況必須顧及的。牧師的進款並不豐裕，收入和支出相抵已是幸運了。有時因為子女的教育問題，親朋的酬應問題，難免牧